



无味世界

俞苏青

世界于我，完全无味。

这绝不是精神层面的厌世，世界不好啊，很糟很烂，有负于啊我什么的。两码事。再说啦，作为偶然来到这世界的我，无非相当于无数尘埃中的一粒，充其量是一棵不起眼的小草，世界好不好我拿它没招，所以管它去，不说不撩骚，免得自寻烦恼。

无味，纯属生理原因：我没有嗅觉。

原本是有的。有着有着，突然就没有了。都是因为那次醉酒后一跤摔的。摔断了枕骨，摔出了脑血，医院虽然把命给弄回来了，但嗅觉没回来，甚至还有部分味觉也丢失了。两个家伙不够意思，招呼不打，离我而去。从此，留给我一个无味的世界。

其实这两个家伙逃跑之前，我的嗅觉味觉就不咋地，比别人钝很多。经过倒液化气残渣的地方，旁人不是捂鼻就是作手扇皱眉状，言道：好臭。我呢，闻是闻得到，却觉得远没有皱眉那么严重。

抽烟，几十块钱的和几块钱的，在我抽来区别不大。有一次，买了盒红塔山，快抽完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，有人来办公室，发一根同享。那人抽一口，鼻子抽抽：“你这是人参烟？”我拿盒给他看。“假烟！好大一股人参烟味。”我仔细品品，可不，真有点异味。想来，对味道不敏感是原因之一，生性马虎可能也是个原因。老婆就经常调笑我，说我推荐的饭馆没一点儿参考价值，什么样的菜在我嘴里都好吃。也是，我吃东西只管饱，味道只要过得去，并不怎么去品它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鱼鲜肉香，尿臊粪臭，我还是能正常感受到的。

现在彻底不行了。

也是马虎，失味差不多两三个月后，我才发现这个问题。楼上养了不少花，一日，百合花开得正娇，老婆愉悦道：好香。我问什么好香？她说一定是百合花的香。我使劲抽鼻子，哪有半点香气。走至花前，将花扶在鼻子上闻，依然如空气般无味。遂诧异：“是感觉上的香还是真香？”老婆也到花前，认真嗅嗅：“这么香你闻不到？”我这才意识到，最近世界好像不大一样，纯净得多。回家检验一番：眼前凡味儿重的都去闻闻，茶，没味，醋，没味，穿过的袜子，也举过来闻闻，没味。吃饭时仔细品尝，酸、甜、咸、辣尚知，别的，就一概不知了。东西嚼在嘴里，只有嚼感，并没有它们本身的味道。比如牛肉、鸡肉，嚼在嘴里它们只是有肉的嚼感和咸

淡，其它无区别。

后来，父亲脑溢血住院，前去照顾的时候顺便问了医生，医生说一定是摔跤的时候，把管嗅觉的脑神经摔错位了，管味觉的也受了伤害。并说这病没治，能不能好，看造化了。叫我没事了抱着醋瓶酒瓶味冲的东西闻，兴许能促进恢复。

初时闻了几次。酒和醋确实味重，冲得头有些发涨，但没有星点味道。切洋葱，故意将脸凑近了切，被熏得眼泪水直流，也不得半点味儿。偶尔看了几堂美国一大学教授心理课，谈到人大脑信息传递，说信息往大脑“处理器”那儿跑，不是想象中有根管道，而是许多如拳头对拳头的组织之间的传递，想来我把它们摔错位了，这边“拳头”发出味道信号，那边“拳头”没跟它挨着，不知歪在了哪儿，接不到，就如手机到了无电缆的深山老林，电话打破它也没反应一样，不能正常传接了。传接不到，自然“处理器”里总是空的，我的味道世界当然也就空了。

没有就没有了吧，好在平素没有认真对待味道这东西，反差不大，并没感到有什么不方便，只是想到这事还是略微有些遗憾。到哪儿去踏青，有人迷醉地闭上眼：“满世界幼草的清香，真爽！”路过盛开的桂花，有人大呼小叫：“好香！”我低头走自个儿的，假装没听到。压根没闻过也就算了，曾感受过那味道的美，突然再也感受不到了，可能还是终身，不能不让人有点想法。逛大街，满街的美女来来去去，知道风里裹着许多香气，只我浑然不觉，当然不舒服。

诸事有弊必有利。闻不到好闻的，是一种缺失，但气味不独好闻的，还有难闻的呢。厕所、垃圾、鱼市，咦，你们捂鼻，你们皱眉，甚至恶心想吐，我则优哉游哉，若入无臭之境。父亲成植物人后，终日卧床，我去伺候，没半点不适，端小便，我如端了盆清水，擦大便，如擦玻璃，不像旁人，鼻子歪得老远，完事还要出去透半天气。

查了查，嗅觉不好的人于长寿有利，原因是怪味儿刺激不到，刺激不到就不会对某些细胞造成伤害。真的假的不去管它，就这么认了。

毕竟，嗅盲不嗅盲，还是要活的，而且要快快乐乐地活吧？

其实，无味的世界的确有它的好处：纯净，少受干扰。



怕老婆

柯洵洵

怕老婆绝对是优良传统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“惧内”的习惯，虽然正史上不记载，但也禁不住野史上沸沸扬扬。平日里在外面天不怕地不怕的男人，回到家里却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怕老婆。这倒也符合《易经》里的阴阳哲学，白天在人前耍派头装爷久了，在老婆面前也该脱下伪装当孙子了。谁要是敢公然说不怕老婆，那八成不是装便是傻。因为只有傻子不知敬畏，才会“窝里横”，聪明人都会把自己的“贤内助”伺候得舒舒服服，整天眉开眼笑，这样家里面才能阴阳和合，喜乐平顺。

我老婆是很温柔体贴的，根本用不着去怕。结婚之初我们商定，以后家里的小事她来管，大事我操心。这真让我感动了一回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结婚这么久，家里竟没有发生过一件大事。反倒是中午吃什么饭、电视看什么频道、开支百十块钱这样的小事层出不穷，每件我都得早请示晚汇报，而她都处理得妥妥帖帖。久而久之，我的感佩敬畏之情便油然而生，只要老婆的一个眼神，我立马就意识到该捶背了，该倒洗脚水了，该给孩子换尿不湿了。总而言之，在老婆的精心调教下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连细微的小事都干不好，更别提什么大事了。曾有人对我说，男人四十一枝花，女人四十豆腐渣，怕她干啥，当家做主的日子在后面呢，到时候自然会反过来。说得有理。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，怕老婆难道不应该是终身的事业吗？就像唐朝任环说的，新婚燕尔的老婆如菩萨，得怕；生了孩子的老婆如老虎，得怕；满脸褶子的老婆如妖鬼，更得怕。如果还心存不怕的幻想，那只能说明怕得不够彻底，还要继续好好地怕下去。

可别小瞧了怕老婆这件事，靠怕老婆出名的大有人在。最出名的恐怕还是北宋的陈慥，苏轼说他“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地心茫然”。因为怕老婆而创造“河东狮子”这个成语，也算对中华文化功莫大焉。曾经被流放到房县的唐中宗李显，当皇帝没什么建树，怕老婆却声名远播，当时流传的一首《回波词》说：“回波尔时栲栳，怕妇也是大好。外边只有裴谈，内里无过李老。”裴谈是中宗朝的大臣，见老婆如见威严的君父，时刻战战兢兢，而与之齐名的李老见到老婆韦皇后虽不诚惶诚恐，可就算是戴了绿帽子也不敢吱声。更有甚者，唐末宰相王铎带着爱妾去征剿黄巢军队，王妻闻讯星夜追来，王宰相惊慌失措地向左右问道：“夫人北至，黄巢南来，何以安处？”左右答道：“不如降巢。”王宰相降没降巢且不去管他，倒是他怕老婆的光辉形象流传了下来。平日在家里，每当遇到事情父母说要这样，老婆说要那样，孩子还浑闹个不停，那一句“何以安处”，真正是“于我心有戚戚焉”。

我这辈子靠怕老婆肯定是出不了名了。我说过，我老婆还是很温柔体贴的，不至于像猛虎厉鬼，让人怕得震古烁今。况且我也没有王宰相带着美女淫奔、陈名士整天喝酒厮混那样的恶劣行径，所以我见到老婆也没有像见到皇上那样的惶恐感。当然，有时为了我认为的大事，我也敢斗胆据理力争，吵得面红耳赤，可是每当看见老婆扔下筷子、锁上房门或者眼泪汪汪的时候，我内心情不自禁地又怕了，只好负荆请罪说：“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，都是我的错。”至于究竟怕什么，又错在哪儿，一时间还真说不清楚。清代有部小说叫《八洞天》，里面把怕老婆分为三种九类，一种是势怕，畏妻之贵，畏妻之富，畏妻之悍；一种是理怕，敬妻之贤，服妻之才，量妻之苦；一种是情怕，爱妻之美，怜妻之少，惜妻之娇。仔细对照下来，这些我好像都有，又好像都没有，我只是莫名其妙地怕了个稀里糊涂。

有人告诉我说，怕老婆是病，得治。药方是思想教育三分，语言谩骂三分，武力暴打三分，以怒火十分煎服之，只需三服，保准药到病除。后来我一琢磨，这大概是走江湖的庸医，怕老婆得先有老婆，几服药下来，老婆跟别人跑了，到时候想怕也没得可怕的。细想一下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与其没有老婆孀寡孤独而死，不如怕老婆病入膏肓而死。有时候，我倒觉得男人应该向苏格拉底多学学，把怕老婆当成提升人生修养的捷径，面对劈头盖脸的谩骂和接踵而来的洗脚水，可以淡然说一句：“早就知道，雷声过后会有大雨。”再说了，怕字怎么写？左心右白，怕老婆的人心里都明白。